廣弘明集/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七 ◄

廣弘明集
卷二十八

► 卷二十九

卷二十八

○啟福篇序

福者何耶？所謂感樂受以安形，取歡娛以悅性也。然則法王立法，周統識心，三界牢獄，三科檢定。一罪、二福，三曰道也。罪則三毒所結，係業屬於鬼王。論其相狀，後篇備列。福則四弘所成，我固屬於天主，道則虛通無滯。據行不無明昧，昧則乘分小大，智涉信法；明則特達理性，高超有空。斯道昌明，如別所顯。今論福者，悲敬為初。悲則哀苦趣之艱辛，思拔濟而出離；敬則識佛法之難遇，弘信仰而澄神。緣境乃涉事情，據理惟心為本。故虛懷不係，則其福不回於自他；倒想未移，則作業有乖於事用。故綿古曆今，相從不息。王者識形有之非我，興住持於塔寺。餘則困於不足，多行施以周給。是知為有造業，未曰超升，多由起過，重增生死。故云：“為有造罪，一向須舍；為有起福，雖行不著。”由斯意致，位行兩分。滯則增生，舍則增道。道據逆流，出凡入聖；福則順生，興倒結業。故啟福本，擬曆賢明。

○唐廣弘明集啟福篇第八（悔罪篇附）

△與朗法師書——北魏主拓跋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，承沙聖靈，要須經略，已命元戎。上人德同海嶽，神算遐長，冀

助威謀，克寧荒服。今遣使者，送素二十端，白氈五十領，銀缽二枚，到願納受。

△與朗法師書——晉司馬昌明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。承睿德光時，飛聲東嶽，靈海廣淹，有生蒙潤，大人起世，善翼匡時。輒申經略，懸稟妙算。昔劉曜創荒，戎狄繼業，元皇龍飛，遂息江表。舊京淪沒，神州傾蕩，蒼生荼蓼，寄在左衽。每一念至，嗟悼朕心。長驅魏趙，掃平燕伐，今龍旗方興，克復伊洛。思與和上同養群生。至人通微，想明朕意。今遣使者，送五色珠像一軀，明光錦五十匹，象牙簟五領，金缽五枚。到願納受。

△答晉主昌明書——僧朗

僧朗頓首頓首。夫至人無隱，德生為聖，非德非聖，何敢有喻？夫曰出家，棲息塵表，慕靜山林，心希玄寂，靈跡難逮，形累而已。奉被詔命，慰及應否。大晉重基，先承孝治，惠同天地，覆養無邊。願開大乘，伸揚道味。僧朗頓首頓首。

△與僧朗法師書——秦主符堅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，大聖膺期，靈權超逸，蔭蓋十方，化融無外，若山海之養群生，等天地之育萬物。養存生死，澄神寂妙。朕以虛薄，生與聖會，而隔萬機，不獲輦駕。今遣使人安車相請，庶冀靈光回蓋京邑。今並送紫金數斤，供鍍形像，絹綾三十匹，奴子三人，可備灑掃。至人無違，幸望納受。想必玄鑒，見朕意焉。

△答秦主符堅——僧朗

僧朗頓首頓首。如來永世，道風潛淪，忝在出家，棲心山嶺。精誠微薄，未能弘匠。不悟陛下遠問山川，詔命殷勤。實感恩旨，氣力虛微，未堪跋涉。願廣開法輪，顯保天祚。僧朗頓首頓首。蒙重惠賜，即為施設，福力之功，無不蒙賴。貧道才劣，不勝所重。僧朗頓首頓首。

△與朗法師書——燕主慕容垂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，澄神靈緒，慈蔭百國。凡在含生，孰不蒙潤？朕承藉纂統，方夏

事膺。昔蜀不恭，魏武含慨；今二賊不平，朕豈獲安？又元戎克興，征掃暴亂。至人通靈，隨權指化，願兵不血刃，四海混伏，委心歸誠。久敬何已，今遣使者，送官絹百匹，袈裟三領，綿五十斤。幸為咒願。

△答燕主慕容垂——僧朗

僧朗頓首頓首。能人御世，英規遐邈，光敷道化，融濟四海。貧道忝服道味，習教山林。豈惟詔旨，諮及國難。王者膺期，統有六合。大能並小，自是常倫，若葵藿之傾太陽，飛步之宗鱗鳳。皇澤載融，群生係仰。陛下高明，何思不服？貧道窮林，蒙賜過分，僧朗頓首。

△與朗法師書——南燕主慕容德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。遭家多難，災禍屢臻，昔在建熙，王室西越。賴武王中興，神武御世，大啟東夏，拯拔區域，遐邇蒙蘇。天下幸甚。天未忘災，武王即晏；永康之始，西傾東蕩。京華主上播越，每思靈闕，屏營飲淚。朕以無德，生在亂兵遺民，未幾繼承天祿。幸和上大恩，神祇蓋護。使者送絹百匹，並假東齊王，奉高山荏二縣封給。書不盡意，稱朕心焉。

△答南燕主慕容德書——僧朗

僧朗頓首。陛下龍飛，統御百國，天地融溢，皇澤載賴。善達高鑒，惠濟黔首，蕩平之期，何憂不一？陛下信向三寶，思旨殊隆。貧道習定，味靜深山，豈臨此位？且領民戶，興造靈剎，所崇像福，冥報有歸。僧朗頓首頓首。

△與朗法師書——秦主姚興

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。勤神履道，飛聲映世。休問遠振，常無已已。朕京西夏，思濟大猷。今關未平，事唯左右。已命元戎，克寧伊洛。冀因斯會，東封巡省，憑靈仗威，須見指授。今遣使者，送金浮圖三級，經一部，寶台一區。庶望玄鑒，照朕意焉。

△與林法師書——晉王洽

洽稽首和南。夫教之所由，必暢物之所未悟，物之所以通，亦得之於師資。雖玄宗衝緬，妙旨幽深，然所以會之者，固亦簡而易矣。是以致雖遠，必假近言以明之；理雖昧，必借朗喻以征之。故夫始墜之旨，可得之於千載；將絕之趣，可悟之於一朝。今本無之談，旨略例坦然，每經明之，可謂眾矣。然造精之言，誠難為允。理詣其極，通之未易。豈可以通之不易，因廣異同之說？遂令空有之談，紛然大殊，後學遲疑，莫知所擬。今道行指歸，通敘色空，甚有清致。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？或得之於象外，觸類而長之乎？今眾經甚多，或取譬不遠，豈無一言昭然易喻？古人有云：“聖人之言可能，使人信之不可能。”是以征之於文，未知所釋。今故諮其數事，思聞嘉誨，以啟其疑。洽稽首和南。

△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——沈休文

維年月朔日。弟子皇太子諱某稽首，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。夫至理可祈，必憑誠於正覺；極妙有感，乃歸仰於真如。然後取證現前，獲驗茲日。去歲皇帝，暫虧御膳，小廢乾行，四海震遑，百司戰竦。諱曆劫多幸，夙世善緣，忝生王家，叨守儲嗣。臣子心地，倍用焦迫。禁門旦啟，欣問豎之安寢；城扉早辟，訪膳夫之宰。祇樹獨園，伏膺下拜，伽藍精舍，繞足頂禮。百神儆衛，萬福具臻，曾不信宿，聖躬和愈。豈非三寶之私慈，十號之法力？既而天從心欲，誠願克果。今於崇正殿，奉還法會千僧。仍留百僧八關行道，又度二士同日出家。惟願藉此功德，奉資皇帝陛下，壽與南山共久，年將北極俱長。道懋農軒，德高堯舜，上界八萬之劫可期，下方七百之祚未擬。元良之位，長守膝下之歡；上嗣之所，永保懷袖之愛。以茲法田，奉中宮皇后殿下。福履攸善，無思不屆，天母之德，厚載不能加；任姒之盛，坤儀寧足匹？末及諸王、妃主、宮掖嬪房，未來因緣，過去眷屬，並同茲辰，預此慈善。又普為積苦餓鬼，受罪畜生，三途八難，六道十惡，水陸蠢動，山藪飛，濕生化生，有想無想，皆藉今日慈悲，咸簉浣濯，人天攝受，幽顯證明，庶憑眾力，共相津濟。謹疏。

△舍身願疏——沈約

優婆塞沈君，敬白十方三世諸佛，本師釋迦如來安養，阿彌陀世尊云云。一切眾聖，今日道俗，諸大賢德。夫形非定質，眾緣所聚；四微不同，風火亦異。析而離之，本非一物，燕肝楚膽，未足為譬。靜念求我，無時可得，而積此淪昏，生生不已。一念儻值，曾未移時，障習相蕩，旋迷厥路。橫指空呼，名之為有，豐己傷物，日夜靡休。蓄身外之財，以充其欲，攘非已之分，用成其侈。豈直溫肌啖腹，若此而已哉！至於積篋盈藏，

未嘗登體，溢俎充庖，既飫斯棄。曾不知粟帛所從，事非因己，悠悠黔首，同有其分。離多共寡，猶或未均，我若有餘，物何由足？仁者之懷，不應若此，侵他之財，世稱為盜。盜之甚者，孰過於斯？幽顯推求，無一或可。君仰藉時來，久乘休運，玉粒晨炊，華燭夜炳。自此迄今，曆年三十，遂乃服冕榮國，裂土承家。潤盈身已，慶流僕妾，室非懸磬，俸有兼金。救寒止於重裘，而笥委餘襲；冬夜既蒙累繭，而櫝有羸衾。自斯已上，侈長非一，雖等彼豪，其陋已甚；方諸窶室，所邁實多。悟此非常，事由諸佛，有懷舍散，宜光道場，饑寒困苦，為患乃切。布滿州縣，難悉經緣，其當稱力因，事一旦隨年，頭目髓腦，誠難輕慕；虧已贍物，未易頓行。誓欲廣念深恩，積微成著，施路檀門，冀或能踐。以大梁天監之八年，歲次玄枵，日殷鳥度，夾鍾紀月，十八日，在於新所，創蔣陵皇宅。請佛及僧，仿佛祇樹，息心上士，凡一百人。雖果謝庵園，飯非香國，而野粒山蔬，可同屬厭。兼舍身資服用，百有一十七種，微自損撤，以奉現前眾僧。夫室家患苦，刀俎非切，制除蕭散，形質超然。蠢彼群生，咸有佛性，不因剪削，此路莫由。緣業舛互，世諦煩記，變形改飾，即事為難。故開以八支，導彼清信，一日一夜，同佛出家。本弘外教，事非僧法，而世情乖舛，同迷斯路。招屈名僧，置之虛室，主人高臥，取逸閑堂。呼為八關，去之實遠，雖有供施之緣，而非斷漏之業。約今謹自即朝至於明旦，排遣俗累，一同善來，分留上德，勖成微志。藉此輕因，庶證來果。功德之言，非所敢及。

△南齊南郡王舍身疏——沈約

弟子蕭王，上白諸佛世尊，道德僧眾。夫色固無象，觸必歸空；三世若假，八微終散。雖復回天震地之威，窮於寂滅；齊冠楚組之麗，靡救埃壤。而嗜欲易繁，每疚心術。舍施難弘，用迷假照。弟子樹因曠劫，向報茲生，托景中璿，聯華日來，玉組夙紆，蕃麾早建。蘭池紫燕之乘，擾於外閑；黼帳翠帷之飾，光於中寢。徒以心源承滯，情路未昭，識謝兼忘，理慚獨悟。不能葉調五氣，綏御六神，霜暑或褰，風露時舛。是以敷襟上寶，棲誠妙覺。敬舍肌膚之外，凡百一十八種。當令經衛夙理，府給時順，萬祉雲翔，百妖霧滌。望北極而有恒，瞻南山而同永。又願宸居納祐，則天均慶，少陽介福，儷日承休。儲妃闡膺祥之符，皇枝廣惟祺之祚。敬飾薆崇，嚴置寶幄，仰延息心，旁旅清信。勖茲弘誓，證其幽疑，庶可以感降禎和，招對靈應。玄塗匪昧，要之無爽。（篇首標列，有梁高依諸經行懺願文。第六無其文。於下悔罪篇中，有梁陳帝依經懺願文，應是）

△千僧會願文——沈約

弟子沈約，上白十方諸佛、十方諸大聖、今日見前眾僧。三界非有，五陰皆無，四倒十纏，共相和合。一切如電，揮萬劫於俄頃；丘井易淪，終漂沈於苦岸。迷塗遂遠，溺喪忘歸，區區七尺，莫知其假，耳目之外，謂為空談。靡依靡歸，不信不受，生靈一謝，再得無期。約所以憮心自惻，臨踐非譬者也。至聖凝寂，無跡可尋，緣應所感，事惟拯物。持缽安行，出彼祇樹，不逾停午，以福眾生。芳塵餘法，峨然未改。約以往夏遘罹扃疾，帝上哀矜，深垂湣慮。以月次徂暑，日在丙寅，仰會千僧於其私宅，隆慈重施，弗知所限。既已奉祇洪德，又思自罄家財。一舉盈千，力難私辦，稍而後滿，事或易充。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為營，八集其一。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，今月二十九日，第十會集百僧，於所創田廬。福不唐捐，聞之經訓，心路皎然。又過於此，凡有涓毫，應證來業；無巨無細，咸歸聖主。仰願十方，共明此誓。豈足少酬天眷，蓋以微寄誠心云爾。

△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——梁簡文帝

弟子蕭綱，以今日建齋設會，功德因緣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。竊聞《涅槃經》言：“身如畫水，隨畫隨合。是身不淨，九孔常流；凡夫愚人，常行味著，愚癡羅刹，止住其中。”又如《瑞應經》言：“沙門之為道也，舍家妻子，捐棄愛欲，斷絕六情。守戒無為，其清淨得一心者，則萬邪滅矣；一心之道，謂之羅漢，聲色不能染，榮位不能屈。難動如地，以免憂苦。故知出恩愛獄，薄俗為難，善來比丘，其福深重。弟子以此因緣，今日度人出家，願一切六道四生，常離愛欲，永拔無明根，削遣闇惑，心修習波若慧。足踐輕輪之光，口說懸珠之辯，被忍辱鎧，秉智慧刀，乘菩薩車，坐如來座。結纏披解，頂相光明，戒因清白，後報尊重。所有果業，皆悉勝出。受持法藏，為佛真子，一切道行，皆悉能行；一切大誓，不休不息。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，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，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，咸加證明。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，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仙，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，又願今日現前幽顯大眾，咸加證明。今日誓願，使弟子蕭綱，得如所願，滿菩提願。一切眾生皆悉隨從，得如所願。願皆禮一拜。

△八關齋制序——梁簡文帝

夫五宅易昏，四流不泊，業動心風，情漂愛焰。自非識達真空，照靈珠於難曉；神緣妙境，蓄慈根於未化；無以卻此四魔，登茲十善。今列筵肅靖，高宇閑邃，香吐六銖，煙浮五色。目睹金容，耳餐玉韻，無容使情緣異染，形不蕭恭。類倚於鴛宮，同力於羊角，

宜制此心蛇，祛斯醉象，立制如左。咸勉聽思，謹條八關齋制如左。

睡眠籌至不覺，罰禮二十拜，擎香爐聽經三契一。出不請刺，罰禮十拜二。出過三契經不還，罰禮十拜三。鄰座睡眠，維那至而不語者，罰禮十拜四。

鄰座睡眠，私相容隱，不語維那者，罰禮十拜五。

維那不勤聽察，有犯制者，不即糾舉，為眾座所發覺者，維那罰禮二十拜六。

擎香爐聽經三契，白黑維那，更相糾察，若有阿隱，罰禮二十拜七。聽經契終，有不唱讚者，罰禮十拜八。請刺無次第，罰禮十拜九。

請刺白黑，刺有誤者，罰禮十拜十。

△為人作造寺疏——梁簡文帝

郢州某甲敬白。竊以布金須達，表精舍於給園；影石仙人，造伽藍於離越。莫不事表區中，心憑真外；但四纏惑惱，去善源而無滌；五濁重繭，非慧刃而安揮。故以湣彼濕薪，傷茲滌器。今於郢州某山，為十方僧，建立招提寺。縈負郊原，面帶城雉，枕倚岩壑，吐納煙雲。重門洞啟，未創飛行之殿；步簷中宿，猶寡密石之功。嚴飾之理難階，瓶缽之資已罄。道俗儻能微留善念，薄獎勝緣，則事等觀香，義同錫乘。昔人修檀，手雨七寶；前賢薄施，掌檀雙金。福有冥移，言無多遜。謹白。

△謝敕賚納袈裟啟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殿師吳苗奉宣敕旨：垂賚鬱泥細納袈裟一緣。分同妙葉，界寫長塍。拂石慚華，裁金非重，是日新染，厥惟田服。方使幽貞芳杜，恥緝芙蓉，仙客排雲，羞裳飛羽。穢食凡軀，無明暗識，明恩每重，荷澤難勝，不任銘戴之至。謹奉啟事謝，謹啟。

△謝賚袈裟啟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。荀針秦縷，因制緝而成文；魯縞齊紈，藉馨漿而受采。初開篋笥，更睹舍衛田疇；不出戶庭，坐視南山塍陌。竊以三銖輕軟，稱美服於淨居；

千金巨麗，得受用於迦葉。而湛恩特被，萃此愚躬，霜降授衣曲澤，便及喜溢心崖。如從空中所墜，忽不自知，更謂寶支所出，采襮四色。事非離世，鉤蘭兩葉，殊澤實隆。不任荷戴之至。謹奉啟事謝聞。謹啟。

△謝敕賚袈裟啟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敕旨，垂賚鬱泥直納九條，袈裟一緣。精同織縷，巧均結毳，邁彼良疇，成斯妙服。雖復貴比千金，輕逾二兩，無以匹此洪恩，方斯殊賚。臣臥疾累旬，未堪行踐，不獲即被新染，陪侍寶坊。塵緣穢體，愧荷相集。不任慚悚之至。謹啟事謝聞，謹啟。

△請為諸寺檀越疏——梁簡文帝

菩薩戒弟子蕭綱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，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。積習長夜，輪轉覆灰，沫劫易危，煩流難拯，不樹兩門，豈修二翼？常恐虛蕉染惑，永結駛河；愛藤懸網，長垂苦岸。敢承三寶覺悟之力，於幽顯前，發弘誓願。今願為武當山太平寺，並此鎮望楚白塔，同安習善延明頭陀，上鳳林、下鳳林廣嚴等寺，皆盡形壽，永為檀越。雖七寶四事，多謝往賢，一念片言，庶符般若，方類不滅之燈，終非起煙之蜜，以此功德，仰福皇帝春宮，家國內外，咸同此善。乃至天龍八部，六道四生，普皆蒙福。

△設無礙福會教——梁蕭綸

僚紀大士廣濟，義非為己，導引群生，種種方便。所以虛己樂靜，表之內經，確乎難拔；著自外典，又加獨往。斯意足論，隱不隔真，乃為菩薩。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，德稱僧傑，實號人龍。懷道守素，多曆年所。不為事屈，不為時伸，上下無常，一相無相。遂能舍彼嗜闇，來遊垢濁。興言一面，定交杵臼。餘以薄德，謬臨大邦，教義未聞，貴賢總至。昔綺、季之出漢年，樊、許之興唐日，茲乃聖主流慈，天澤傍被。異人間出，復在此辰。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。克今月十日，於西賢寺設無礙會，並致敬開士，躬諮勝福，下筵餐道。凡厥民隸，爰及庶士，罔不率從。咸皆請業，上答乾慈，永同彼岸外，依事宣行。

△答湘東王書——梁簡文帝

暮春美景，風雲韶麗，蘭葉堪把，沂川可浴。弟《召南》寡訟，時綴甘棠之陰；冀州為政，暫止褰襜之務。唐景薦大言之賦；安太述連環之辯，盡遊玩之美，致足樂耶。吾春初臥疾，極成委弊，雖西山白鹿，懼不能癒。子豫赤丸，尚憂未振，高臥六安，每思扁鵲之問；靜然四屋，念絕修都之香。豈望文殊之來，獨思吳客之辯。屬以皇上，慈被率土，甘露聿宣，鳴銀鼓於寶坊；轉金輪於香地。法雷驚夢，慧日暉朗，道俗輻湊，遠邇畢集。聽眾白黑，日可兩三萬。獨以疾障，致隔聞道，豈止楊濮有關外之傷，《周南》起留滯之恨。第十三日，始侍法筵，所以君長近還，未堪執筆。敬祖前邁，裁欲勝衣，每自念此，潛然失慮。江之永矣，寤寐相思，每得弟書，輕屙遣疾。尋別有信，此無所伸。

△與琰法師書——梁簡文帝

五翳消空，韶光表節，百華異色，結彩成春。道體何如？恒清宜也。對玩清虛，既在風雲之表；遊心入理，差多定慧之樂。弟子俗務紛糾，勞倦特深，眷然北嶺，欽賢已積，會遇之期，庶必可儻。有緣之儔，事等饑渴，佇望來儀，一日三歲。想思弘利益，理當無爽，指遣此信，無述寸衿。綱和南。

旦來雨氣，殊有初寒，攝衛已久，轉得其力。雖他方法界，略息化緣，祇洹之里，恒有語對。眷佇之深，無時不積。久因倩師，頻述方寸，不知巧笑之僧，頗為津及不耳？前昨已來，征事義聚，龍象畢同，應供皆集。慧炬開心，甘露入頂，聞之善謔，特盡歡怡，想味之懷，轉復無極。昔幼年經聞制旨，受道日淺，北面未深，雖異禪那，事同花水。今改西下，特蓄本心，訪理質疑，屬在明德。不謂般若留難，現疾未瘳，問津無地，歎恨何已！伏承輿駕尋幸伽藍，冀於此時得一覿止。辯論青豆之房，遣惑赤花之舍，追往年之宿眷，述即日之寸心。此事此期，必冀非爽，指遣承問，佇有還書。綱白，和南。

△與劉智藏書——梁元帝繹

菩薩蕭法車置郵，大士劉智藏侍者。自林宗遄反，玄度言歸，以結元禮之心，彌益真長之歎。故以臨風望美，對月懷賢，有勞寤寐，無忘興寢。方今玄冥在節，歲聿雲逾，日似青緹，雲浮紅蕊。清台炭重，北宮井溢，想禪悅為娛，稍符九次；成誦之功，轉探三密。山間芳杜，自有松竹之娛；岩穴鳴琴，非無薜蘿之致。修德之暇，差足樂也。昔韓梅兩福，求羊二仲，鄭林騰名於憑翊；周黨傳芳於太原。或有百鎰可捐，千金非貴，松

子為餐，蒲根是服。未有高蹈真如，歸宗法海，梵王四鶴，集林{　禦}而相鳴；帝釋千馬，經丘園而局步。有一於此，猶或稱奇，兼而總之，何其盛也！故知南臨之水，已類呂梁之川；北眺之山，彌同武安之嶺。豈復還思漵浦，尚想強台；眷彼漢池，載懷荒谷。以此相求，心可知矣。僕久厭塵邦，本懷人外，加以服膺常住，諷味了因，彌用思齊，每增求友。常欲登卻月之嶺，蔭偃蓋之松，挹璿玉之源，解蓮華之劍。藩維有限，脫屣無由，每坐向、翊之床，恒思管、寧之榻。夢匡山而太息，想桓亭而延佇。白雲間之，蒼江不極，未因抵掌，我勞如何！想無金玉數存，抑亦弱水難航。猶致書於青鳥，派川弗遠；佇芳音於赤玉，鶴望還信，以代萱蘇。得志忘言，此寧多述。法車叩頭叩頭。

△與約法師書——沈約

周中書風趣高奇，志托夷遠，真情素韻，冰桂齊質。自接采同棲，年逾一紀，朝夕聯事，靡日暫違。每受沐言休，逍遙寡務，何嘗不北茨遊覽，南居宴宿。春朝聽鳥，秋夜臨風，匪設空言，皆為實事。音容滿目，言笑在耳，宿草既陳，楸丱將合。眷往懷人，情不勝慟，此生篤信精深，甘此藿食。至於歲時包篚，每見請求，凡厥菜品，必令以薦。弟子輒斬而後與，用為歡謔。其事未遠，其人已謝，昔之諧調，倏成悲緒。去冬今歲，人鬼見分，石耳紫菜，愴焉興想，淚下不禁，指遣恭送，以充蔬僧一飯。法師與周，情期契闊，非止恒交，覽物存舊，彌當楚切。痛矣如何，往矣奈何！弟子沈約和南。

△與印闍梨書——梁劉之遴

大罝稽首和南。大罝精誠無感，奄丁禍罰，攀號永往，五內屠鱠，自咎自悼，萬歿何補？慈母臨終，正念不亂，係想諸佛及本師，至乎壽盡。凡夫戀著，母子恩深，嬰此長別，肝心破潰。不能自任遺旨，以三十兩上金，奉別充道場功德。九月二十八日，奉營安厝，終始永畢，不可復希。長號懊惱，無心苟存。伏度聞問，理垂哀湣，所希運心救拔，必使亡靈遊於淨土。不圖此啟，臨紙崩絕。大罝和南。

△與雲僧正書——梁王筠

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。弟子釁結幽明，備嬰荼蓼，攀援崩踴，肌髓糜潰。尋繹煩冤，肝腸寸斷，號天叫地，永隔精誠，舍命捐軀，終無補益。思欲仰福，廣為法事，以申罔極之痛，少寄迫慕之誠。鑄像度僧，仰遵法教，建齋設會，務依經典。敷說大乘，誘度群生，其福不淺。仰惟大正法師，道心純淑，至德凝深，智苞空有，照通真俗。多聞不

窮，機辯無碍，一代師匠，四海推崇。弟子宿植善因，早蒙親眷，情同骨肉，義等金蘭。外書所謂冥契神交，內典則為善友知識，敬藉微緣，敢陳大願。來歲夏中，欲仰請講說，弘法之情，既無彼此，眷愛之深，特希降屈。公私道俗，要請既多，故預諮聞，必願允遂。豈圖一旦，忽有斯白，臨紙崩衄，厝言無次，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。稽首和南。

△與長沙王別書——梁王筠

筠頓首頓首。高秋淒爽，體中何如？願比勝納，承入東禮拜，用深傾仰。昔藩後遨遊，不無是事，或龍舟水嬉，或臨川送遠，縱金飛旆，泛此安流。猶復見重良書，以為盛德，未有選日簡辰，歸誠係念。尋法城之遊，逗祇園之聚，翹心讚歎，無以譬說。僕風疾增瘵，蹇廢蓬門，不獲執離，彌深傾懣。願敬勖。白書不次，王筠頓首頓首。

△雲法師書——梁劉孝綽

孝綽和南。辱誨垂示，敕旨所答劉太僕思效啟。義窮深遠，語兼巧便，伏聞希有，身心踴躍。昔戈盾夾車，備不虞於周後；兵旗引駕，防未然於漢君，斯皆執心黃屋，瑞無紺馬；事極寰宇之中，理隔天人之外。皇上自茲善覺，降跡閻浮，以住地之心，行則天之化。故能慈導三有，仁濟萬物。猶以法藥未周，寶船不倦，解劍卻蓋，躬詣道場。瑞花承足，人觀雕輦之盛；金輪啟路，物睹重英之飾。顯實開權，事均祇鷲，本無四畏，寧慮五怨？思效遂膚，引梁丘隨劍之說，日帟觸瑟之辭，何異回龍象於兔徑，注江海於牛跡？聖旨殷勤，曲相誘喻，豈直淨一人之垢衣，將以破群生之暗室。弟子世傳正見，幼睹真言，但惑網所縈，塵勞自結，微因宿植，仰逢法教。親陪寶座，預餐香缽，復得俱聽一音，共聞八解；庶因小葉受潤大雲，猥蒙開示。深自慶幸，不勝歡喜。略附陳誠。劉孝綽和南。

△遼陽山寺願文——北齊盧思道

齊興二十有三載，區宇又安。列聖重光，百神受職，天平地成，禮諧樂暢。劍戟雲鑄，江海無波。皇帝體膺上哲，運鍾下武；以至德字黔首，大明臨赤縣。深仁俯漏，惠化潛通，榮鏡六幽，照蘇八表。唐旌已立，芻輿不遠而至；殷網既開，肖翹咸遂其所。壞凝休氣，渚幕榮光，玄扈造符，翠鳩啟籙。阿閣朝喧，棘林夜靜，西琯協律，南鄽迎神。衣魚操龜之俗，懷音請吏；反踵修股之渠，膜拜空首。四海懾然，中外禔福，尉候無警，書軌大同。猶以為負扆垂旒，人世微業，功成治定，域中小道。投心覺海，束意玄門，

手執明珠，頂受甘露。調御天人，不徇岩廊之重；明行具足，寧屑衮冕之尊。十力四心，東漸西被。日月出矣，風雨潤之。屠門飽肆，化成嚴淨之所；蜉蝣蟪蛄，網於仁壽之域。參墟奧壤，王跡所基，密都是宅，別館攸在。襟帶遐長，原陸爽秀，高岩鬱起，作鎮東偏。峰羅群玉，鷲頭之狀非美；岫列三珠，雞足之形可陋。洞穴循風，生和雅之曲；圓珠積水，流清妙之音。於時玉燭調年，金商在律，職方具禮，旋駕西巡，六龍齊轡，七萃按部，雷動雲移，凝鑾佇蹕。乃建仁祠於彼勝地，成之不日，既麗且康。昔周夜初明，漢池雲鑿，事隔荒裔，道若存亡。哲王馭曆，弘濟區有，前聖後聖，旦暮為期。以此勝因，仰為武皇，成帝及清廟聖靈，願西遇彌陀，上征兜率，雄視三界，高臨四衢。百年之神，俯輕群後，一音所導，遠同佛日。皇太后福逾薑水，祉邁塗山，壽比太陰，業均厚載。聖主齊明雨曜，合德二儀，受錄錯於靈河，開金簡於仙嶽，龍官鳥紀，未可匹其光大；像天任地，焉能喻其長久？皇太子德茂元良，道高上嗣，牢籠啟誦，孕育莊丕。六宮眷屬、諸王昆弟，皆智慧莊嚴，玉華松茂，永侍披香，長固磐石。以茲博利，被於萬品，當使法界虛空，生靈動植。俱沐定水，同蔭法雲，斯誓或差，無取正覺。

△北齊武成帝以三台宮為大興聖寺詔——魏收

門下皇居帝邑，揆日瞻星，仞雉有常，幾席斯在。雖今古推移，文質代變，而成世作範，義貴適時。朕奄家四海，作孚萬國，當陽負扆，深存庇。濟下利物，無忘懷抱，昭仁訓儉，不遺造次。今臨向聽朝，咸極崇廣，宴息之所，不乏溫華。每謂為之者勞，居之者逸，至於離宮別館，有時遊幸；耳目所及，聊可忘懷。而乃千門洞啟，萬柱周架，上迫雲漢，下臨雷雨，巧極金銅，麗殫珠璧，眷然長想，良非宿心。三台並列，蕪穢自久，天保之末，經構甫興。仍創棟宇，規摹宏博，有司過實，匠人逞巧，氓庶勞止，糜費難量。既非殿寢正所，便為虛衛之地。凝華生白，經曆歲年。不剪茅茨，事頗逼下，卑其宮室，有可庶幾。顧茲侈麗，豈伊寧處？自魏朝失政，九域崩離，人神無主，實求明聖。我太祖獻武皇帝，握茲乾紀，執斯地絡，懸持日月，嘯吒風雲，糾忠貞以成務，感靈征而大造。爰以克定之初，躬圖道場之業，神跡冥果，理燭幽明。朕嗣應寶祚，永惟家祉，仰祇先志，尚竦玄門。思展聿修之重，念歸喜舍之大，肌膚匪吝，國城何寶？期濟率土，至於圓極，可以三台宮為大興聖寺。此處極土木之壯，窮丹素之妍，奇怪備於刻削，光華畢於圖彩。顧使靈心盼饗，神物奔會。真覺惟寂，有感必通，化為淨土，廣延德眾。心若琉璃，法輪常轉，灑甘露於大千，照慈燈於曠劫。

△後周明帝修起寺詔

制詔。孝感通神，瞻天罔極，莫不布金而構祇洹，流銀而成寶殿。方知鹿苑可期，鶴林無遠，敢緣《雅》《頌》，仰藉莊嚴。欲使功侔天地；興歌不日，可令太師晉國公，總監大陟岵、大陟屺二寺營造。

△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——李德林

門下風樹弗靜，隙影如流。空切欲報之心，徒有終身之慕。伏惟太祖武元皇帝，窮神盡性，感穹昊之靈；膺籙合圖，開炎德之紀。魏氏將謝，躬事經綸，周室勃興，同心匡讚。間關二代，造我帝基，猶夏禹之事唐虞，晉宣之輔漢魏。往者梁氏將滅，親尋構禍，蕭察稱兵，擁眾據有襄陽，將入魏朝，狐疑未決。先帝出師樊鄧，飲馬漢濱，彼感威懷，連城頓顙。隋郡安陸，未即從風，敵人騁輔車之援；重城固金湯之守。乃復練卒簡徒，一舉而克。始於是日，遂啟漢東。蕭嶧往在江陵，後梁稱制，外通表奏，陰有異圖，心跡之間，未盡臣節。王師薄伐，帝旅推鋒，誅厥放命，繼其絕祀。有齊未亡，凶徒孔熾，連山巨防，艱危萬重。晉水之陽，是其心腹，於是鳴鼕執鉞，假道北鄰，皮服欽風，煙隨霧集。懸兵萬里，直指參墟，左縈右拂，麻積草靡。雖事未既功，而英威大振。齊人因以挫衄，周武賴以成功。尚想王業之勤，遠惟風化之始，率夷狄而制東夏，用偏師而取南國。豈徒湯征葛伯，周伐崇侯而已哉！積德累功，福流後嗣，俾朕虛薄，君臨區有。追仰神猷，事冥真寂，降生下土，權變不常。用輪王之兵，伸至人之意；百戰百勝，為行十善。故以幹戈之器，已類香華；玄黃之野，久同淨國。思欲崇樹寶剎，經始伽藍，增長福因，微副幽旨。昔夏因導水，尚且銘山，周曰巡遊，有聞勒石，帝王紀事，由來尚矣。其襄陽隨州，江陵晉陽，並宜立寺一所，建碑頌德。庶使莊嚴寶坊，比虛空而不壞，導揚茂實，同天地而長久。

△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

門下。昔歲周道既衰，群凶鼎沸，鄴城之地，實為禍始。或驅逼良善，或同惡相濟，四海之內，過半豺狼，兆庶之廣，咸憂吞噬。朕出車練卒，蕩滌妖醜，誠有倒戈，不無困戰。將士奮發，肆其威武，如火燎毛，始無遺燼。於時朕在廊廟，任當朝宰，德慚動物，民陷網羅，空切罪己之誠，唯增見辜之泣。然兵者凶器，戰實危機，節義之徒，輕生忘死，幹戈之下，又聞徂落。興言震悼，日久逾深，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，有懷至道興度脫之業。物我同遇，觀智俱湣，思建福田，神功祐助，庶望死事之臣，菩提增長，悖逆之侶，從暗入明。並究苦空，咸拔生死，鯨鯢之觀，化為微妙之台；龍蛇之野，永作頗梨之鏡。無邊有性，盡入法門。可於相州戰地，建伽藍一所，立碑紀事。其營構制度，

置僧多少，寺之名目，有司詳議以聞。

△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敕

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，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，稽首和南十方。一切諸佛、十方一切尊法、十方一切賢聖僧。

竊以妙靈不測，感報之理遂通；因果相資，機應之徒無爽。是以初心爰發，震動波旬之宮；一念所臻，咫尺道場之地。雖則聚沙蓋鮮，實覆匱於耆山；水滴已微，乃濫觴於法海。弟子階緣宿殖，嗣膺寶命；臨御區宇，寧濟蒼生。而德化弗弘，刑罰未止，萬方有罪，實當憂責。百姓不足，用增塵累，夙夜戰兢，如臨淵谷。是以歸心種覺，必冀慈潛；謹於率土之內，建立勝緣。州別請僧，七日行道，仍總度一千人出家。以此功德，並為一切，上及有頂，下至無間。蜎飛蠕動，預稟識性，無始惡業，今生罪垢。藉此善緣，皆得清淨，三塗地獄，六趣怨親，同至菩提，一時作佛。

△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

門下。至人虛己，忘彼我於胸襟；釋教慈心，均異同於平等。是知上聖惻隱，無隔萬方，大悲弘濟，義猶一子。有隋失道，九服沸騰，朕親總元戎，致茲明罰。誓牧登陑，曾無寧歲，其有桀犬愚惑，嬰此湯羅，銜須義憤，終於握節。各循所奉，咸有可嘉。日往月來，逝川斯遠，雖復項藉放命，封樹紀於丘墳；紀信捐生，丹青著於圖像；猶恐九泉之下，尚淪鼎鑊；八難之間，永纏冰炭。愀然疚懷，用忘興寢，思所以樹立福田，濟其營魄。可於建義已來，交兵之處，為義士、凶徒，隕身戎陣者，各建寺剎，招延勝侶。望法鼓所振，變炎火於青蓮；清梵所聞，易苦海於甘露。所司宜量定處所，並立寺名，支配僧徒，及修造院宇。具為事條以聞，稱朕矜湣之意。破薛舉於豳州，立昭仁寺。

破宋老生，於台州立普濟寺。破宋金剛，於晉州立慈雲寺。破劉武周，於汾州立弘濟寺。破王世充，於邙山立昭覺寺。

破竇建德，於鄭州立等慈寺。破劉黑闥，於洺州立昭福寺。

右七寺並官造，又給家人車牛、田莊，並立碑頌德。

△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

門下。刑期無刑，皇王之令典；以戰止戰，列聖之通規。是以湯武幹戈，濟時靜亂，豈其不愛黔首，肆行誅戮？禁暴戢兵，蓋不獲已。朕自隋末創義，志存拯溺，北征東伐，所向平殄。然黃鉞之下，金鏃之端，凡所傷殪，難用勝紀。雖復逆命亂常，自貽殞絕惻隱之心，追以愴恨生靈之重，能不哀矜？悄然疚懷，無忘興寢。且釋氏之教，深尚慈仁，禁戒之科，殺害為重。承言此理，彌增悔懼。今宜為自征討以來，手所誅剪，前後之數，將近一千。皆為建齋行道，竭誠禮懺。朕之所服衣物，並充檀舍，冀三途之難，因斯解脫；萬劫之苦，藉此弘濟。滅怨障之心，趣菩提之道。

△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

門下。三乘結轍，濟度為先，八正歸依，慈悲為主。流智慧之海，膏潤群生；剪煩惱之林，津梁品物。任真體道，理葉至仁，妙果勝因，事符積善。朕欽若金輪，恭膺寶命，至德之訓，無遠不思。大聖之規，無幽不察，欲使人免蓋纏，家登仁壽，冥緣顯應，大庇含靈。五福著於洪範，三災終於世界，比因喪亂，僧徒減少，華台寶塔，窺戶無人，紺發青蓮，櫛風沐雨。眷言凋毀，良用憮然。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，宜令度人為僧尼，總數以三千為限。其州有大小，地有華夷，當處所度少多，委有司量定，務取精誠德業，無問年之幼長。其往因減省還俗，及私度白首之徒，若行業可稱，通在取限，必無人可取，亦任其闕數。若官人簡練不精，宜錄附殿失。但戒行之本，唯尚無為，多有僧徒，溺於流俗；或假托神通，妄傳妖怪；或謬稱醫筮，左道求財；或造詣官曹，囑致贓賄；或鑽膚焚指，駭俗驚愚。並自貽伊戚，動掛刑網。有一於此，大虧聖教。朕情深護持，必無寬舍，已令依附內律，參以金科，具為條制，務使法門清整，所在官司，宜加檢察。其部內有違法僧，不舉發者，所司錄狀聞奏。庶善者必采，惡者必斥。伽藍淨土，咸知法味，菩提覺路，絕諸意垢。

△唐太宗斷賣佛像敕

敕旨。佛道形像，事極尊嚴。伎巧之家，多有造鑄，供養之人，競來買贖。品藻工拙，揣量輕重，買者不計因果，止求賤得；賣者本希利潤，唯在價高。罪累特深，福報俱盡；違犯經教，並宜禁約。自今以後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。其見成之像；亦不得銷除，各令分送寺觀，令寺觀徒眾，酬其價直。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，敕到後十日內使盡。

△與暹律事師等書——褚亮

竊伏下風，久揖高義。有懷靡托，於悒良深。春暮清和，道體休納。弟子植生多幸，早預法緣，近於華嶽，創立僧宇。此山蘊蓄奇秘，控接煙霞，削峰累仞，靈泉百丈。神仙以為勝地，賢哲之所同歸，結構雖淹，禪誦猶寡。厥導興廢，弘之在人。且棟梁三寶，必資龍象之力；羽儀四眾，尤待鴛鷺之群。法師等學洞經典，譽宣真俗，實宜共化蒼生，升於彼岸。且達人屈己，存乎應物，大德忘名，唯在申教。理必弘濟、無隔遐邇，仰願俯從微請，降跡來儀。則釋遠禪居，遙蹤可擬；王珣精舍，清塵不沫。是所願也，是所願也。

△造興聖寺詔——貞觀三年唐太宗

門下。昔丹陵啟聖，華渚降祥。葉德神居，克隆鴻業。朕丕承大寶，奄宅域中，遠藉郊禋之慶，仰惟樞電之祉。思園之禮既弘，撫鏡之情徒切。而永懷慈訓，欲報無從，靖言因果，思憑冥福。通義宮皇家舊宅，制度弘敞，以崇仁祠，敬增靈祐。宜舍為尼寺，仍以興聖為名，庶神道無方，微申凱風之思。主者施行。

△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——文帝手疏

貞觀十六年五月，御制願文，致弘福寺曰：聖哲之所尚者，孝也；仁人之所愛者，親也。朕幼荷鞠育之恩，長蒙撫養之訓，蓼莪之念，何日而忘？罔極之情，昊天匪報。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，虞丘嗟二親之不待，方寸亂矣。信可悲夫！每痛一月之中，再罹難疚，興言永慕，哀切深衷，欲報靡因，惟憑冥助。敬以絹二百匹，奉慈悲大道，儻至誠有感，冀銷過往之愆。為善有因，庶獲後緣之慶。

△大周二教鍾銘——皇帝制（周武帝制）

天和五年，歲次攝提，五月庚寅。造鍾一口，冶昆吾之石，練若溪之銅。郢匠鴻爐，化茲神器，雖時屬蕤賓，而調諧夷則。故《春秋外傳》曰：“ 所以詠歌九則，平民無二，弘宣兩教，同歸一揆。 ”金石冥符，天人咸契；九宮九地，遙徹洞玄；三千大千，遠聞邊際。銀閣應供，延法侶而尋聲；金闕降真，候仙冠而聽響。式傳萬古，乃勒銘云：

實際遐曠，通玄洞微。化緣待業，造理因機。靈圖降采，慧日垂暉。金河霧集，銀澗雲飛（其一）。九霄仙籙，五嶽真文。智炬遐照，禪林普薰。金鼓入夢，瓊鍾徹雲。音調冬立，響召秋分（其二）。二教並興，雙鑾同振。遠赴天霜，遙虧地鎮。陜河浮影，漢溪傳韻。聽響弘法，聞聲起信（其三）。波若無底，重玄有門。長開久暗，永拔沈昏。不求正覺，莫會天尊。唯令智海，先度黎元（其四）。

△大唐興善寺鍾銘——未詳作者

皇帝道葉金輪，示居黃屋，覆燾萬方，舟航三界。欲使雲和之樂，共法鼓而同宣；雅頌之聲，與梵音而俱遠。乃命鳧氏，範茲金錫。響合風雷，功侔造化。騰驤猛虎，負簨虡而將飛；宛轉盤龍，繞乘風而如動。希聲旦發，揵搥夕震，莫不傾耳以證無生，入神而登正覺。圓海有竭，福祚無窮，方石易銷，願力無盡。

△京師西明寺鍾銘——令制

維大唐麟德二年，歲纏星紀，月次降婁，二月癸酉朔，八日庚辰。

皇太子奉為二聖，於西明寺造銅鍾一口，可一萬斤。發漢水之寄珍，采蜀山之秘寶；虞棰練火，晉曠飛爐，帶龍虡而騰規，應鯨桴而寫制。聲流九地，遐宣厚載之恩；韶徹三天，遠播曾旻之德。寤群生於覺路，警庶類於迷塗，業擅香垣，功齊塵劫，式旌高躅，敢勒貞金。銘曰：

青祇薦祉，黃離降精。渦川毓德，瑤嶺飛英。吹銅表性，問寢登情。興言淨業，載啟香城。七珍交鑄，九乳圖形。翔龍若動，偃獸疑驚。制陵周室，規逾漢庭。風飄旦響，霜傳夜鳴。仰延皇祚，俯導蒼生。聲騰億劫，慶溢千齡。

△廣弘明集悔罪篇序——唐終南山釋道宣撰

夫福曰富饒，罪稱摧折；富則近生四趣，厚報榮祿。滿於目前，遠則三聖。勝相資用，豐於群有。至於罪也，返此殊途，良由沈重貪瞋，能獲果登苦楚。所以罪業綿亙，勞曆聖凡，凡惟罪聚，不足討論；綸網正行，事該小學。致使須斯二果，尚弊於怒癡；羅漢漏盡，猶遭於碎體。是知無始故業，逐分段而追征；有為積障，望變易而回道。自古正聖，開喻滋彰，時張四惑，三三九品。欲使隨念剪樸，豈得縱以燎原？然以煩惱增繁，

難為禁制，勃起忽忘，早樹根基，過結已成，追悔無己。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，啟疏往咎，導引精靈，因立悔罪之儀，布以自新之道。既往難復，覆水之喻可知；來過易救，捕浣之方須列。遂有普賢藥上之侶，分衢而廣斯塵；道安、慧遠之儔，命駕而行茲術。至於侯王宰伯，咸仰宗科；清信士女，無虧誡約。昔南齊司徒竟陵王，制布薩法淨行儀，其類備詳，如別所顯。今以紙墨易繁，略列數四。開明悔過之宗轄焉。

○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

△謝敕為建涅槃懺啟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伏聞敕旨垂為臣於同泰寺、瑞應殿建涅槃懺。臣障雜多災，身穢饒疾，針艾湯液，每黷天覽。重蒙曲慈，降斯大福，冀惠雨微垂，即滅身火；梵風才起，私得清涼。無事非恩，伏枕何答？不任下情。謹奉啟謝聞，謹啟。

此無所謝也。越敕。

△六根懺文——梁簡文帝

今日此眾，誠心懺悔，六根障業。眼識無明，易頃朱紫，一隨浮染，則千紀莫歸。雖復天肉異根，法慧殊美，故因見前境，隨事起惡。今願舍於肉眸，俱瞬佛眼，如抉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。多寶踴塔之瑞，牟尼鷲山之光，彌勒龍華之始，常遊淨土，永步天宮。

耳根闇鈍，多種眾惡。悅染絲歌，聞勝法善音，昏然欲睡；聽鄭衛淫靡，聳身側耳。知勝善之事，樂之者希；淫靡之聲，欣之者眾。願舍此穢耳，得彼天聰。聞開塔管籥之聲，彈指謦咳之唱，諸佛所說、悉皆總持。香風淨土之聲，寶樹鏗鏘之響，於一念中，恍然入悟。

鼻根過患，彌復頑嚚，耽染六蘭，流連百和。鬱金易著，瞻卜難排，雖復一薰一薝，葉性難遣，空中海上，彌不自覺。至如雕爐在彼，翠霧飛煙，識染相牽，彌生織累。所以蝍蛆甘泠，自謂馨香；烏鴉嗜鼠，不疑穢惡。今願舍此中根，得彼天受。振裳鱺步，跨栴檀之迴林；提囊拭缽，捧香積之寶飯。長離穢濁，永保清升。

舌根障重，染惡尤深。毒刺爭興，惡蛇競起。既貪五黃六禽之旨，又甘九鼎八珍之味。

所以焚山破卵，涸水枯鱗；黿臞不斟，有染指之過；羊羹不及，致入陣之苦。雖復鴆諈鹿胃，猶不稱甘；鳳肺龍胎，更雲不美。雖羅鼎俎，未必皆當，在彼眾生，於命已酷。或復間朋亂友，破俗傷真，變紫奪朱，反白為黑。所以讒言三至，曾母投杼，端木一說，越霸吳亡。故知三寸之舌，未易可掉，駟馬既失，於事難追，願斷煩惑，入清淨境。既同阿難，乞乳之譏，又等淨名寂默之致。餐禪悅之六味，欽善法之三德，形恭心到，永趣菩提。

身根頑觸，唯貪細軟，質體塵礙，不重戈矛，莫不愛我輕他，淩人傲物。縱此裸蟲，不羈醉象，六塵四倒，自此而生。五蓋十纏，因斯而致。所以象蕈清閑，遨遊於夏室；重衾狐白，溫煦於冬房。結駟廣廈，動靜必安；蠲首翠樓，去來有托。所以三業之過，出自機開，四大假成，豈有真我？願舍此畫瓶，得彼金色，淨寶珠之法飾，照琉璃之慧體。長歸五分，永等十身。

意識攀緣，其罪山積，險同夢幻，譬若猴猿。懸鏡高堂，一念難靜。走丸索上，百慮先馳。至如二十五有，紛繞不息；九十八使，驚騖無已。所以灰心滅智，行拔於三乘；風禪靈飲，道高於六度。今願斷此意根，祛累斯盡，心當恬怕，洞照無生。一切眾罪，悉滅俗門，三界異途，歸之真域。懺悔已竟，誠心作禮。

△悔高慢文——梁簡文帝

弟子蕭綱，又重至心歸依三寶。竊聞禮稱弗傲，表洙泗之遺文；經云不慢，驗逾闍之妙典。故一遇恒神，陵伽尚生餘習；上賓天帝，淮南猶有誤辭。亦有才曰隱淪，調唯高俗。猶足坐痹晉君，立前齊主，況復道隆三學，法兼五眾。如過前殿，似出北門，而不密室致恭，遺弓接足。敢藉勝緣，願起弘誓。從今日始，乃至菩提，於諸出家，悉表虔敬。方欲削除七慢，折制六根，賓頭下步，庶無厥咎。耆達棄車，方思景慕，幽顯大眾，咸為證明。

△懺悔文——沈約

弟子沈約稽首，上白諸佛眾聖。約自今生以前，至於無始，罪業參差，固非詞象所算；證昧往緣，莫由證舉。爰始成童，有心嗜欲，不識慈悲，莫辨罪報。以為毛群鮈品，事允庖廚，無對之緣，非惻隱所及。晨剉暮　侖，亙月隨年，嗛腹填虛，非斯莫可兼。曩昔蒙稚，精靈靡達，遨戲之間，恣行夭暴。蠢動飛沈，罔非登俎；儻相逢值，橫加剿撲。

卻數追念，種彙實蕃，遠憶相間，難或詳盡。又暑月寢臥，蚊虻鷇膚，忿之於心，應之於手。歲所殲殞，略盈萬計。手因忿運，命因手傾，為殺之道，事無不足。迄至於今，猶未頓免。又嘗竭水而漁，躬事網{　或}，牽驅事卒，歡娛賞會。若斯等輩，眾夥非一，黨隸賓遊，愆眚交互。或盜人園實，或攘人豢養，弱性蒙心，隨喜讚悅，受分吞贓，皎然不昧。性愛墳典，苟得忘廉，取非其有，卷將二百。又綺語者眾，源條繁廣。假妄之愆，雖免大過；微觸細犯，亦難備陳。又追尋少年，血氣方壯，習累所纏，事難排壑。淇水上宮，誠無雲幾；分桃斷袖，亦足稱多。此實生死牢阱未易洗灌。志有慘舒，性所同稟，遷怒過直，有時或然，厲色嚴聲，無日可免。又言譴行止，曾不尋研，觸過斯發，動淪無記。終朝紛擾，薄暮不休，來果昏頑，將由此作。前念甫謝，後念復興，尺波不息，寸陰驟往。愧悔攢心，罔知雲厝，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，見在眾僧大眾前，誓心克已，追自悔責。收遜前愆，洗濯念慮，校身諸失，歸命天尊。又尋七尺所本，八微是構，析而離之，莫知其主。雖造業者身，身隨念滅，而念念相生，離續無已。往所行惡，造既由心，行惡之時，其心既染，既染之心，雖與念滅，往之所染，即成後緣。若不本諸真諦，以空滅有，則染心之累，不卒可磨。今者興此愧戒，磨昔所染，所染得除，即空成性。其性既空，庶罪無所托，布發頂禮，幽顯證成。此念一成，相續不斷，日磨歲瑩，生生不休，迄至道場，無復退轉。又彼惡加我，皆由我昔加人，不滅此重緣，則來惡彌遘。當今斷絕，永息來緣，道無不在，有來斯應，庶鷇今誠，要之咸達。

△群臣請隋陳武帝懺文——江總文

某位某甲稽首和南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、十方三世一切尊法、十方三世一切賢聖，見前大德僧。皇帝某諱菩薩，睿哲聰明，廣淵齊聖，心若虛空，照窮波若。發弘大誓，荷負眾生，神道會昌，膺茲景業。百王既季，運屬艱難，五嶽維塵，六軍日動。劬勞在念，有切皇心，既而深悟苦空，極信無我。寶台華柱，本非實錄，賊城樓櫓，苦具茲多。遂坐道場，靜居禪室，堅固善本，具足檀那。石壁山河，珍車象馬，頭目髓腦，妻子國城，鑾輅龍章，翠張玉機，福德所感，威惠所及，莫不蕭然大舍，供養三尊，便欲拂衣崆峒，高步六合。到林間而宴坐，與釋種而同遊，紫微虛宮，黃屋曠位，上靈聳動，厚土怔惶。弟子等身纏愛惑，業構煩惱，天生烝民，樹以司牧。楪楪黔首，非後罔戴，豈容致尊居萬乘而申獨往之情，應在帝王而為布衣之事？且蠻夷猾夏，寇賊奸宄，燧人警職，日照甘泉之火；四郊多壘，未肆樓船之威。若使七聖雲迷，窅然汾水之上；八駿波若，方在瑤池之濱，則天下何依？群臣莫奉。宗社廟堂，有廢彝則。弟子不勝狼狽之切，謹舍如幹錢、如幹物，仰嘲三寶大眾，奉贖皇帝及諸王所舍，悉還本位。伏願十方三寶，見前大德僧，以慈悲力，用無礙心，坐道放光，顯揚宣說。歡喜和合，超然降許。當使皇帝

望雲望日之姿，與南山等固；乃神乃聖之德，與北極同尊。中宮後妃之星，金禎玉幹之戚，窮積善之慶，盡萬歲之歡。玉鑾回鑣，金門洞啟，百辟翹首，搢紳並列。願塵勞與雲翳俱銷，億兆與天地同泰，慊慊丹愚，敢以死請。弟子某和南。

△摩訶波若懺文——梁武帝

菩薩戒弟子皇帝，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、一切賢聖。觀夫常樂我淨，蓋真常之妙本；無常苦空，乃世相之累法。而苦樂殊見，分別之路興，真俗異名，計著之情反。顛倒我人之所，彌見愚癡；取舍有無之間，轉成專附。豈知妙道無相，至理絕言，實法唯一，真如不二。諸佛以慈悲之力，開方便之門，教之以遣蕩，示之以冥滅，百非俱棄，四句皆亡。然後無復塵勞，解脫清淨。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，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，莫非第一義諦，悉是無上法門。弟子頗學空無，深知虛假，主領四海，不以萬乘為尊；攝受兆民，彌覺萬機成累。每時丕顯，嗟三有之洞然；終日乾乾，歎四生之俱溺。常願以智慧燈，照朗世間；波若舟航，濟渡凡識。今謹於某處建如幹僧、如幹日大品懺，現前大眾至心敬禮惠命須菩提。願諸眾生，離染著相，回向法喜，安住禪悅，同到香城，共見寶台。般若識諸法之無相，見自性之恒空，無生法忍，自然具足。稽首敬禮，常住三寶。

△金剛波若懺文——梁武帝

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。和南十方諸佛、無量尊法、一切賢聖。如來以四十年中，所說《般若》，本末次第，略有五時。《大品》《小品》，枝條分散，仁王天王，宗源流別。金剛道行，隨義制名，須真法身，以人標題。雖復前說後說，應現不同，至理至言，其歸一揆。莫非無相妙法，悉是智慧深經。以有取之，既為殊失，就無求也，彌見深乖。義異去來，道非內外，遣之又遣之，不能得其真；空之以空之，未足明其妙。真俗同棄，本跡俱冥，得之於心，然後為法。是以無言童子，妙得不言之妙；不說菩薩，深見無說之深。弟子習學空，無修行智慧，早窮尊道，克己行法。方欲以家刑國，自近及遠。一念之善，千里斯應；一心之力，萬國皆歡。恒沙眾生，皆為法侶，微塵世界，悉是道場。今謹於某處建如幹僧，如千日金剛般若懺。見前大眾，至心敬禮，釋迦牟尼佛，金剛波若。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：以般若因緣，同時集會；哀憐萬品，護念群生；引入惠流，同歸佛海。得金剛之妙寶，見金牒之深經。頂戴奉持，終不舍離；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；心得自在，無復塵勞；稽首敬禮，常住三寶。

△勝天王般若懺文——陳宣帝

菩薩戒弟子皇帝，稽首十方諸佛，無量尊法，一切賢聖。自鶴林滅跡，鷲嶺凝神，瓶寫總持，遺文不墜。傳燈流布，法輪逾廣，方軌弘宣，既昭著於西域；分鑣顯說，亦漸移於東土。而周朝征應，止見夜明；漢帝感通，不過宵夢。香象所載，虎觀寂而未聞；龍宮所藏，麟閣闐其無取。山海為隔，傳授蓋微，華夷不同，翻譯何幾。天王所問，止得經名，金剛之經，才見一品。曆魏晉而未備，經宋齊而恒闕。我皇帝承家建國，光前絕後，道格天地，德被幽微，大啟慈悲，廣開智慧。施造化以仁壽，濟蒼生於解脫，異世界而承風，殊剎土而響應。真人間出，法寶傳通。粵以天嘉六年，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匡嶺，慧解深妙，靡測聖凡。奉持《勝天王般若經》一部，於彼翻譯，表獻京師。某校彼前名，冥合符契，總三乘之通教，貫六度之淵海。如開暗室，以照優曇，十方眾生，若貧人之獲寶；四部弟子，等力士之得珠。金牒寶印，始茲辰而一啟；智慧實法，洎爾時而方具。故知如來付囑，必俟仁王；般若興隆，期於聖運。弟子纂承洪緒，思弘大業，願此法門，遍諸幽顯。今謹於某處建如幹僧、如幹日勝天王般若懺。見前大眾，至心敬禮，本師釋迦如來。禮般若波羅蜜，禮勝天王。願一切眾生勤求般若，不避寒暑，如薩陀波侖不愛身命，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相，與般若而相應。攝諸萬有，住安隱地，含靈有識，悉獲歸依。稽首敬禮，常住三寶。

△妙法蓮華經懺文——陳文帝

菩薩戒弟子皇帝，稽首和南十方諸佛，無量尊法，一切賢聖。竊以前佛後佛，種種因緣，已說當說，各各方便，莫非真語，悉為妙法。理無二極，趣必同歸，但因業因心，稟萬類之識，隨見隨著，異群生之相。品分有淺深，覺悟有遲速。法雨一味，得之者參差；法雷一音，聞之者差別。是以小乘頓教，由此各名，聲聞菩薩，因斯分路。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，灰斷涅槃分段解脫，以諸佛之善巧，會眾庶之根機，是曰半字，未稱三點。及夫會三歸一，反本還源，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滅化城於中路，駕寶車於四衢。帶裏明珠，隱而還現，髻中真寶，於焉始得。出寶塔於虛空，踴菩薩於大地，現希有事，證微妙法。最勝最尊，難逢難值。弟子以因地凡夫，屬符負荷，方欲憲章古昔，用拯黎庶。竊以羲皇結網，深失大慈，成湯解羅，猶非法善。揚旌丹水，異道樹而降魔；執玉塗山，非寶坊之大集。所以憑心七覺，係念四勤，住菩薩乘，顯無三之教；學如來行，開不二之門。汲引群迷，導示眾惑。今謹於某處如幹僧、如幹日《法華懺》。見前大眾，至心敬禮釋迦如來，多寶世尊，禮《妙法華》大乘經典，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。願多寶如來從地湧出，普賢菩薩乘象空來，並入道場，證明功德。擊大法鼓，轉妙法輪，震動世間，

覺悟凡品。令使盡空法界，無復聲聞；無邊眾生，皆為菩薩。總持性相，同到無生。稽首敬禮，常住三寶。

△金光明懺文——陳文帝

菩薩戒弟子皇帝，稽首和南十方諸佛，無量尊法，一切賢聖。尋夫靈鷲山間，自有常住之相；白鶴林處，本無變易之法。故知真解脫者，誰辨去來，實智慧者，非有生滅。而顛倒迷愚，不曉三點之理；無明覆蔽，空有八十之疑。於是四佛世尊，百千菩薩，俱會信相之室，顯說釋迦之壽。明稱歎之妙偈，出懺悔之法音。是曰法王微妙第一，以種智為根本，以功德為莊嚴。能照諸天宮殿，能與眾生快樂，能銷變異惡星，能除穀貴饑饉，能遣怖畏，能滅憂惱，能卻怨敵，能愈疾病。如法修行，功德已甚。弟子以茲寡昧，纂承洪業，常恐王領之宜，不符正論；御世之道，有乖天律。庶績未康，黎民弗乂，方願歸依三寶，憑藉冥空，護念眾生，扶助國土。今謹於某處建如幹僧、如幹日金光明懺，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，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，願諸菩薩久住世間，諸天善神不離土境，方便利益，增廣福田，映慈悲雲，開智慧日，作眼目導，為衣止所。成就菩提之道場，安住不動之境國。稽首敬禮常住三寶。

△大通方廣懺文——陳文帝

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。竊以諸佛剎土不可言說，如來稱號無有限量。或過去見在，共取頗羅之姓，或同時異世，俱有釋迦之名；或明王十億，或燃燈三萬，去來三界，遍滿十方。聞名者離塵，受持者得道，其為功德，難用思議。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娑羅之淨道，止吉祥之福地。寶池化生自踴，說大通方廣，出三寶名號。譬如六天，總歸一乘。弟子用慈悲之心，修平等之業，常以萬邦有罪，責自一人，四生未安，理為重任。所以薰修在己，日仄忘勞，精進為心，夜分未息。菩薩行處，皆願受持，諸佛法門，悉令如說。欲使普天率土，無復怖畏之塵；蠕動蜎飛，永得歸依之地。今謹依經教，於某處建如幹僧、如幹日行方廣懺悔，讀誦百遍，右繞七匝，塗香末香，盡莊嚴之相，正念正觀，罄精懇之心。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，禮《方廣經》中所說三寶名字，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，放淨光明，照諸暗濁；施清涼水，滅茲渴愛。登六度舟，入三昧海，總萬有而會真如，齊三界而登實法。稽首敬禮常住三寶。

△虛空藏菩薩懺文——陳文帝

竊以菩薩之於眾生，是大依止。觀察性相，隨機濟拔，一人未度，不證道果。往古今來，行願如一，而虛空藏菩薩最為勝上。為眾中之幢王，為大明之尊主，具諸佛之智慧，得如來之秘密。至如因夢見形，隨緣示相，一聞稱號，水火不能焚溺；一心稱名，刀杖不能傷害。壽命財產之願，念而必諧；色聲味觸之須，求而皆遂。身心疾惱，憐湣療治；牢獄怖畏，方便解釋。此蓋隨從世法，安樂眾生。及夫動神變相，去香集之境；放淨光明，來闇浮之界。入三昧定，除煩惱熱；說陀羅尼，破惡業障；五濁惡世，一時清涼；五根本罪，並皆解脫。此則世間之眼，示涅槃之路。弟子承如來之教，稟諸佛之慈國，被菩薩之功家，行大士之業。方願十方剎土，悉有一乘，十方眾生，皆修十地，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、如千日虛空藏菩薩懺。見前大眾，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，禮勝花敷藏如來，禮陀羅尼神咒，禮虛空藏菩薩。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赴，見神通力，開智慧光，以種種身，遊諸國土。度脫眾生，不乖誓願。稽首敬禮常住三寶。

△方等陀羅尼齋懺文——陳文帝

竊以三世諸佛，以誓願因緣，十方如來，以智慧方便。縱無礙之辯，開無盡之門，法流派別，宗源無限。法本分散，枝條不極，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，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。處處宣說，種種名稱，功德無量，威神不測。至如婆藪之拔地獄，波旬之發菩提，花聚之獲神通，雷音之脫掩蔽，莫不因斯章句，承茲業力。亦有四部弟子，十方眾生、聞一句而發心，聽一說而悟道。故知一切諸法，無非真妙。弟子側身修行，所學者菩提；旰食夙興，所行者濟度。一心之力，攝取眾生，一念之頃，遍諸法相。如來種智，皆願總持，諸佛功德，悉欲流布。今謹於法典，本之經教，見前大眾，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，禮陀羅尼章句，禮雷音比丘，禮華聚菩薩。願承此功德，調伏眾生，滅三毒心，破十惡業，四百之煩惱，自然清淨；八萬四千塵勞，一時解脫。得神咒之力，具法印之善，入陀羅尼門，觀諸佛境界。獄火永盡無餘，稽首敬禮，常住三寶。

△藥師齋懺文——陳文帝

竊以諸行無常，悉為累法，萬有顛倒，皆成苦本。熱炎鏡像，知變易之不停；漂草爨茅，見生滅之奔迅。隨業風而入苦海，逐報障而趣幽途，去來三界，未見可安之所；輪回五道，終無暫息之期。藥師如來，有大誓願，接引萬物，救護眾生，導諸有之百川，歸法流之一味。亦能施與花林，隨從世俗，使得安樂，令無怖畏。至如八難九橫，五濁三災，水火盜賊，疾疫饑饉，怨家債主，王法縣官，憑陵之勢萬端，虔殺之法千變。悉能轉禍為福，改危成安。復有求富貴，須祿位，延壽命、多子息，生民之大欲，世間之切要，

莫不隨心應念，自然滿足。故知諸佛方便，事絕思量。弟子司牧寡方，庶績未又，方憑藥師本願，成就眾生。今謹依經教，於某處建如幹僧、如幹日藥師齋懺。現前大眾，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，禮藥師如來，慈悲廣覆，不乖本願，不棄世間。興四等雲，降六度雨，滅生死火，除煩惱箭。十方世界，若輪燈而明朗；七百鬼神，尋結縷而應赴。障逐香然，災無復有，命隨幡續，漸登常住。遊甚深之法性，入無等之正覺，行願圓滿，如藥師如來。

△娑羅齋懺文——陳文帝

尋夫真解脫者，本自不生；實智慧者，今亦無滅。故知鶴林變色，非變易之文，鷲山常在，實常住之法。但世界不一，應赴所以不窮，眾生無邊，方便所以無際。隨念隨著，種種法門，因業因心，各各示現。或八十小劫，端坐之相未移；方八千年，無餘之幾已及。熙連河側，晨朝之色忽明；娑羅樹間，中夜之聲便寂。最後功德，是日茲辰。弟子有緣閻浮，屬當重任，潛群生之顛倒，嗟庶類之愚迷。常願造六度之舟，濟之於彼岸，駕一乘之傳，驅之於中道。今謹於太極殿，設無礙大會，百僧一夕娑羅大齋。願法雨法雲，清涼三界之火，慧燈慧炬；照朗百年之室。常住二字，人天共聞，伊字三點，凡聖並悟。無勞迦葉之問，不待須跋之疑，一切種智，而為根本，無量功德，以自莊嚴。意樹開解脫之花，身田含定慧之水，居處吉祥之地，枕藉福德之場，與二氣而俱貞，隨四時而納祐。日月天子，照合璧於大千；星辰宮殿，散連珠於百億。慈悲輕雨，與祥風而並飛；菩提寶雲，共飛煙而合來。六合四海，無復塵勞，六道四生，俱蒙清淨。

△無礙會舍身懺文——陳文帝為皇太后大舍寶位

竊觀雅誥奧義，皇王興在予之言；禮經令典，聖人揚罪己之說。故亡身濟物，仁者之恒心，克己利人，君子之常德。況復菩薩大士，法本行處，應赴三界，攝受四生，運無量之四心，修平等之六度，國城妻子，俪俛哀荒。承祖宗之大業，扶曳喘息；當天下之重任，黎民弗乂。庶績未熙，御朽履冰，無忘兢業。又以世相泡影，有為露電，愛河奔迅，欲海飛騰，稟識同焚，含靈共溺。垂瑱憑玉，還覺萬乘非尊；當寧負扆，翻以萬機成累。夕惕若厲，思弘汲引；每日丕顯，奉為七廟聖靈，奉為皇太后後御，奉為天龍、鬼神、幽冥、空有三界，四生、五道、六趣，若色、若想、若怨、若親、若非，怨親遍虛空，滿法界，窮過去，盡未來，無量名識，一切種類，平等大舍。舍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，五服鑾輅、六冕龍章、玉幾玄裘、金輪紺馬、珠交瓔珞、寶飾莊嚴，給用之所資待，生平之所玩好，並而檀那，咸施三寶。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，奉行所願，並諸功德，具

列於前。願諸佛菩薩，冥空幽顯，俱到證明。開智慧日，映慈悲雲，樹寶幢於大千；擊法鼓於百億。震動世界，覺悟群生，放三昧之淨光，流一味之法雨。引愚癡於火阱，拔煩惱於棘林。出輪轉河，到無生岸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